

# 贾平凹第一次到岚皋

□ 黄开林

1994年5月24日,我正在家中午休,李发林老师急匆匆地从文化馆跑到西街邮电局敲我家的门,说是陈长吟领着贾平凹到了岚皋,他有事去不成,叫我陪他们上一趟笔架山(现南官山),一再叮嘱不要惊动领导。我当时在政府办秘书股工作,手头事多,外出得给办公室主任陈晓虎请假。

等我写了假条赶到电力招待所,菜已上桌。经长吟介绍,与贾平凹、费秉勋、谭宗林一一握手。县矿产公司经理杜丰俊委托一位小伙子负责接待,后来才知道他叫晏群。饭后便出发,出发之前,我担心山上的路不通,特意给林业总场场长张国华打电话,问明上面的路况,因为他当时还任着县旅游局副局长,负责景区旅游专线公路的修建。

关中汉子张国华,爱读书,喜文学,做事雷厉风行,撵上时我们正在方家河附近推车,连忙下车搭把手,指挥着喊着号子,顿觉省力不少。不久,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黄家勇也赶来了。不是车要掉链子,也不是车哼哼唧唧想躺平,而是刚修的坑坑洼洼,浮土松散,石块散落,许多地方都未压实,轮胎老是打滑。就这样走一路,推一路,到能看到笔架山主峰剪影时,路没走了,天色也暗了下来。他和晏群主动留下来看车。

我虽然十几年前上过笔架山,从上堡小学出发,屈腿全带队,在羊肠小道上拐了几拐,便进入原始森林,沿着割漆人劈出小路,一路说笑着到了岚沟。难怪不识路,那时走的路同现在是在两个方向。

弃车落荒而行,不是慌不择路,而是无路可择,手脚并用,扶枝拉藤吃力地向山上攀爬。天越来越暗,虽有月光,树林里比灯下还黑,扛着摄像机的家勇灵醒,打开照明灯,顿时一片明丽,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,相互搀扶着越过山坳。抬头东望,一轮满月正从相依石上冉冉升起,贾老师立马来了精神,要长吟用他那“傻瓜”拍下来。

尽管月亮越升越高,林中仍是斑驳一片,路越发地艰难起来。见神秘文化研究专家费教授拐到湾里了,贾老师便说笑起来:以前,一些人不知道啥叫教授,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把费教授揪上台去,大声嚷嚷:教授,教授,你这嚎叫(教)的野兽(授)。一句未了,引起笑声一片,四山的回声都带着喜悦。平路和下坡路虽说是不费劲,还是看不见寺庙的踪影,只有大声呼喊者,应和着,终于见到山下微弱的亮光,大家仿佛看到了希望,忍不住唱起歌来。跨过栅栏,三间土墙房赫然在目,门敞着,灯光照着院子一米来宽的地方,不亚于令人向往的星光大道。

客栈的山门虚掩着,荆棘栅栏簇拥我们鱼贯而入。一村女依门相迎,一村女厨房忙碌,喜滋滋地笑不露齿。虽然没有山珍海味,但那腊肉的香味却十分诱人。贾老师似乎回到老家,迅速跳到灶门口,拿起吹火筒就吹,嘴里不由得嘟囔一句:我寻着笛子呢!吹了几口没吹响,我接过来吹,他并不闲着,要过主人的锅铲想露一手,我在灶眼里添柴,家勇抢镜头时只拍到我的一只手。贾老师西装革履,虽不像大厨,动作却熟练。急急地一顿翻炒,然后对着门外直嚷:“同志们,同志们,今晚上的豆芽可是我炒的哟!”也许是自己动手,或许是早已饥肠辘辘,总之是贾老师胃口大开,三下两下就把一碗米饭扒拉下去了,又要了一碗酸菜面,同行的人都很诧异,小声对我说,这是平凹近年来吃得最多的一次。本想搞一堆篝火的,让先生从“废都”里走出来,尽情享受一下有别于闹市的“野趣”,因路上耽搁而未成。所幸我带了一包蜡烛,一点燃,室内顿时一片吉祥,烛光点点,笑语盈盈,掩上柴门,铲来火炭,围了一圈举行别致的烛光晚会。特意开了一瓶酒,说着话,碰着杯,或笑话,或谜语,或急转弯。先生清了清嗓子,用秦声豫韵唱那首久唱不衰的《拉手手》:你要拉我的手,我就要亲你的口。拉手手,亲口口,咱们二人吃螃蟹。唱罢又索要了一块大手帕,拉着架势来回翻动,先是从手帕中露出一个指头,明知故问:这是一个指头吧?正要露第二个指头时,有人早识了底:就是三个四个指头。他把手帕一收,不变了,不变了!你们好像都知道了似的。

正在劲劲处,黑地里家勇打开了录像灯,满屋顿时一片雪亮,贾老师把头埋在膝下,伸手只见五指摇动,却不见了眉眼。趁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,他一步就跳到了当院,月光下,轮廓清晰,影子显得比平时高大威猛许多。

虽说意犹未尽,还是得休息,女士住楼下,男士上楼,一间屋里两张木板床。也许太疲乏了,都睡得很沉,很香,说梦话,打呼噜相安无事,下了半夜雨,气温下降都一无所知。

一觉醒来,客人迟迟不愿下楼,我问贾老师昨晚休息得怎样?他说:好着呢!连做梦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哩!外面云山雾罩,室内漆黑一片,我们又点起蜡烛。费教授什么时候起的床,谁也没注意,这时他从外面锻炼回来,说:“外面下大雨了。”这雨一直下了五六个时辰,大家都很着急,贾老师显得格外平静,

“走不成不走,就在这里。”听说下午安康有新闻发布会,他更不想走了。

害怕雨不停地下,加之山上的条件有限,早上听说有人到乡上,我指信叫给政府办公室打个电话,务必想办法送点干粮和水上来,还要买两条烟,贾老师已经断炊。一会儿,雨渐渐小了,出门一看,蓝天,白云,浓雾,满目澄澈,如水洗过一般。室内温暖如春,室外寒气袭人,护林员艾传鼎把他一麻袋旧衣服奉献出来救急,贾老师也不讲究,加的最多,也不管合不合身,裤脚七长八短,状若棕蓑,披着一件半旧的小黑袄,自嘲是土匪下山了。走了几步,还是觉得冷,改披为穿,扣紧扣子,恨不能再有根带子勒紧实。

几下台阶,便是不腐真身达鉴和尚的木龛,大家说话声音放低,屏声静气,先生一会儿蹲下,一会儿弯腰,口中连连称奇。我说这儿原有一山门,上有一对联,联中所言莲花盆就在下方,火山岩浆凝固而成的石质很硬,上下去都很安全。贾老师从小在农村劳动,老功夫尚在,三下两下就稳健地步入莲花盆中。盆内有一小池,灯盏大小,天旱不涸,虽然只有一小碟水,但总也舀不尽。他从我手中接过一片绿叶,折个斗儿,自顾自地饮将起来,嘴一抹,直夸:“好水,好水!”见上面的人眼巴巴地瞅着,不忍心一个人独占,就用树叶一下一下地传递,让众人也分享这大自然的赐予。

接着,贾老师指着山下的满目清秀对我说:“你看这山势,右边是龟,左边是蛇。笔架山贵在自然天成,没有一点斧凿之痕,实属难得。”

临别的一顿饭是在露天地里吃的,小地名叫八卦台,布衣素食。我那本《巴山女儿红》已揣了很久,这时才不安地拿出来想请他签个名。一带,变戏法似的呼啦啦一下,递上来好几本贾老师的大作,他很高兴地一一签上名,最后才把我那小书拿出来仔细端详,边翻边鼓励:“这开本好,带起来方便,听长吟说,你在我们《美文》上发过东西,不简单。要想上《美文》,难,很多名家的稿子都退呢。”随即打开扉页写道:在笔架山上与黄开林先生相识相游,愿先生文运长久。

回来的路上,云雾渐渐向我们涌来,不是黑云压城,倒像是在倾囊相送。先生回过头来瞥了一眼笔架主峰,烟雾中只看到一抹轮廓的伟岸:“华山我上了三次,最终也没爬到顶,这次竟糊里糊涂上了笔架山,还鬼使神差般住了一宿。”

下山刚走不远,遇杜文涛和马岚安驱车上来,我给贾老师说,他们是来给我们送后勤保障的,想与您合个影。他连忙下车,一握手,相照罢文涛塞给我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范县长要贾老师他们留宿一晚。

我悄悄告诉司机,到小河口听我指挥,车拐向堰溪沟方向,到粮苑宾馆午休。贾老师说吃过午饭要到安康,等在那儿的范县长说,你一定要住上一晚再走,我们要好好聊聊,我俩有三个相同之处,说出你你一定不好拒绝。一是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,吃过同样的苦,遭受过同样的罪。二是我们都是工农兵大学生,有相同经历。三是都得了肝病,有共同语言。贾老师一听,立即宣布不走了。

贾老师把自己的书签上名送给县长,范县长说我没得书送。我说你有哇,县长送县志,恰如其分。范县长一激动,竟将1994年5月25日写成1995年5月25日。我在旁边提醒,正要纠正,被贾老师拦住:“好好!”

晚饭罢在宾馆门外合影留念,我约贾老师出去走走,范县长说好,我们三人从政府后门进入,走到大门外,我指着照壁说,岚皋古城没有南门,衙门北开,对着蜡烛山寓意吉祥。之后朝东街方向而去,仅存的一截老城墙旁出一位进士,名叫祝垠。拐进小巷,下到凉水井,出新街,从北门坡而上,绕电影院回到宾馆。

稍作休息,贾老师上楼去为我们写字,留下富有纪念意义的墨宝。首先给范县长写八个字:虚静旷远,达济民众。嘴里说着:“题款写‘从顺先生正’吧!”范县长后来官至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

我找到一张纸,叫他随便写点什么,略一停顿写道:艺术之妙在于能飞也,断之,续之,善蹈大方。我虽始终没“飞”,却未停笔,仍在坚持写。给国华写的十个字是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。给文涛写的是“宁静致远”。一口气写了十几幅,每写一幅,都要问明姓名,思之片刻才郑重落笔。纸和笔墨都是谭宗林捐来的,他几次提议想给自己写一幅,贾老师总说:“你的啥时都能写,不急。”

字写罢,夜已深,我心里原本就对没有照顾好好先生而不安,又让他写了这么多的字,此时就越发内疚起来。他见我这个样子,反倒安慰起来:“没啥,是我自己收不住,你早些回去休息吧!”

事后,我写文字,家勇拍摄,制成电视片在县电视台播出。贾老师回西安写了《游笔架山》一文,先发上海《新民晚报》,后收入散文集《坐佛》一书中。

# 虚实相生意蕴浓

□ 刘丰歌

优秀的散文如潺潺溪流,时而蜿蜒于现实的河床,时而奔涌在想象的空间,虚实交织间展现出散文独特的魅力。虚与实相生相融,是散文艺术的永恒密码。

“实”是散文的根基,是散文的血肉,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摹与呈现。写好“实”是一名散文作家必备的素质之一。所谓“实”,就是具体的人物、事件、场景等构成散文作品的基本素材,通过作家的细致描写,以情景再现的方式,使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和质感。朱自清在《背影》中,对父亲穿过铁道、爬上月台为自己买橘子的场景描写堪称写实的典范:“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”这段文字着墨很实,很冷,却将父亲笨拙却饱含深情的动作画龙点睛般勾勒出来。贾平凹也是写实的高手,他的散文《风雨》写实的部分堪称经典,如:“一头断了缰绳的羊从栅栏里跑出来,四蹄在撑着,忽地撞在一棵树上,又直撑了四蹄滑行,末了还是跌倒在一个粪堆旁,失去了白的颜色。一个穿红衫子的女孩冲出来,尾门上立即要返回,却不可能了,在院子里旋转,锐声叫唤,离台阶只有两步远,长时间走不上去。”这段话颇具美术作品中白描的手法,寥寥数笔便将狂风的气势展露得淋漓尽致。写实也可以成为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。笔者在《母亲的身》一文中,有段梦境的描写,“梦中母亲身生双翼,如一只鸟,在故乡的大山中飞翔。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,从一座梁到另一座梁。我家那几株长得高大的桂花树,核桃树,柿子树,枇杷树,她都要飞上去停留片刻,然后飞向空中,盘旋几圈,再向另一座山梁飞去,似乎在找寻曾经的记忆。”梦境虽虚,却是潜意识中对母亲情感的具象投射,构成另一种心理真实的艺术表达。正是这个梦,成为我创作这篇文章的灵感之源。

实不仅是可观可感的人事与物,景,作者对一篇文章倾注的情感也应真实,情感表达如果虚假,就会给人一种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感觉,就失去了散文的“真”。萧红《祖父死了的时候》,迟子建的《灯祭》,三毛的《梦

里花落知多少》等描写亲情的文章之所以感人,就是作家将对亲人的追思发自肺腑地倾注笔端,能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同频共振。笔者写《心中永远的痛》这篇怀念母亲的文章,自己也是数度哽咽。作品在《散文选刊》发表后,也赢得亲朋好友的情感共鸣。一位散文作家,只有将“实”写好,才能为文章奠定坚实的基础,让情感抒发成为“有根之木,有源之水。”而“虚”则是散文的翅膀,它突破了现实的束缚,引领读者进入诗意与哲思的世界。在写实的基础上,通过虚的描写,就会使主题得到升华,使散文有了灵魂。虚可以是情感的抒发,也可以是理性的思考。宗璞在《紫藤萝瀑布》一文中,由眼前盛开的紫藤萝花,联想到十多年前家门外那株稀落的紫藤萝,进而感悟到“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,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。”在这里,紫藤萝花不仅是一种植物,而是生命的象征,作者将对生命的思考融入到对紫藤萝花的描写中,使文章有了深刻的哲思,丰富的内涵。笔者的《那山·那水·那镇》在全方位、多角度描述了故乡小镇的发展变化后,结尾用“若用无人机从空中航拍如今的高桥镇,你会发现,沿‘Y’字形河流两岸那一座座串成串、连成片的单位办公楼和居民住宅楼,宛若孩子手中的一轮风车,在清风的吹拂中,在河水的欢歌声中,不停地旋转着,旋转着,向着‘诗与远方’奔去……”这段“虚”的描写,亦可称这篇散文的“文眼”,预示着小镇正向美好幸福的明天迈进。“虚”的运用,让散文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记录,而是能够深入挖掘事物背后的意义,引发读者多维度、多层次的情感体验。

虚实相生是写好散文的关键。作者在写作时,只有深入挖掘素材中蕴含的情感和意义,展开丰富的联想,将虚与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,才能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堪称虚实相生的佳作,从“淫雨霏霏”“春和景明”的洞庭湖实景,摹写迁客骚人的悲喜情态。后面以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仁人之心,升华至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普世情怀。茅盾的《白杨

礼赞》同样展现了虚实相生的精妙:黄土高原上“笔直的干,笔直的枝”的白杨树,在作者笔下逐渐与“朴质、坚强、力求上进”的北方农民形象重合,最终升华为“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”。上述两篇文章,虚实之间,自然流转,使文章既有具体的依托,又富有深远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情感冲击力。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,使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内心的情感波澜。

近年来,散文界关于虚与实的讨论很多,有人说散文不允许任何虚构,否则,它就失去了自身的特质。也有人认为散文既然是文学的一种,那么,它就应当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,可以通过虚构来丰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。正所谓文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笔者认为,散文中的写实,绝不是照片似的实景照搬,而是美术写生似的实写,可根据构图需要有所取舍,有所改造,一切以服务作品为主。当然,前提是眼中景必须是真实的,只不过结构或时空发生了变化,是作家经过审美过滤后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。如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,多次描写沅水流域的船夫、吊脚楼、码头风情。他并非逐日记录自己行船的每一段旅程,而是将不同时间、不同河段见到的景象集中在一起描写,采用散点透视法,让读者感受到沅水流域的别样风情。李娟在《阿勒泰的角落》中描写跟随哈萨克族牧民转场的生活,也是将多次转场中观察到的共性细节重新组合,通过调整叙事的聚焦点,让文字更贴近生活的本质。由此可以看出,作家在创作中对观察到的素材进行“重组”,既保持了散文的真实性根基,又能让情感表达更具艺术张力。

事实证明,散文写作如果一味追求实景再现,不可越雷池一步,就会成为毫无生气的冰冷叙述,缺乏了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,散文也就没了灵魂。如果一味“浓妆艳抹”,刻意追求虚的描写,文章则会流于空泛,让人感觉虚浮而失真。只有把握好虚实之间的关系,创作出蕴含独特魅力的散文作品,才能触动读者内心深处那根情感的琴弦。

## 作家书评

## 语言密码与文化遗产

□ 柯西钢

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是两部重要的古代文献,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,但表达方式不同;《左传》是编年体史书,强调礼义和秩序;而《国语》则以国别体为主,记录了诸侯国君臣的言论,充满了政治智慧和辩证精神。

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,如何重新理解这些古典文献成为学界和公众关注的问题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广干副教授的著作《〈左传〉〈国语〉文献关系考辨研究——以虚词比较为中心》从一个细致的角度出发,系统研究了这两部经典中的虚词使用差异,以图揭示文献关系、语言结构和成书特征等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语言学意义上的考据著作,更是一次以“语言”为切口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探索。

该书强调虚词不仅是古汉语语法结构的核心,也是古人表达思想、建构文本秩序的重要手段。通过虚词系统的比较,可以看到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在语体风格、叙事逻辑和思想表达上的深层差异;《左传》以整饰有序、典雅凝练的语言著称,其虚词使用稳定、功能明确,体现出史官记录的规范性和价值判断的严谨性。这种语言风格,正是中国古代以礼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写照。而《国语》则更为灵活多样,语言带有较为强烈的口语化特征,保留了更多士大夫议政、辩论的原貌。它所展现的,是一个充满思想碰撞、政治博弈与智谋交锋的世界。

通过细致的语言差异,我们不仅看到两部书的编纂者如何处理史料,更看到中华文化中“多元共存”的特质;同一历史事件,可以有不同的记载方式与价值取向;同一段历史,

史记忆,也可以因不同的写作目的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

这部书的另一重要意义,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经典文献之间的关系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并不是一书之分化或彼此抄袭的简单关系,而是同处一个历史语境,共享一定资料来源,却因写作目的和思想立场不同而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文本。通过大量虚词用例的比对,周广干得出一个重要结论:两书既相似又不同,应当是“同源异流”的两种文本形态,这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启发意义。《左传》着重“春秋笔法”,强调礼法秩序;《国语》则以言论记载为主,更关注政治智慧、辩才谋略。这两种不同的史学取向,反映了古代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。使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思想的多样性,既有重礼守序的严谨一面,也有纵横辩论、智慧交流的活泼一面。正因为如此,中国古代思想才能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碰撞、融合、创新,形成厚重而复杂的文化传统。

这部书提醒我们,理解经典不仅需要读懂其义理,更需要透彻理解它们的语言结构。虚词的比较研究,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文本,也能让我们看到古人表达思想时的思维路径。这种从细处切入的研究方式,对于今天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。它告诉我们,经典不是抽象的“文化符号”,而是由一个个词语、一条条句子构成的鲜活文本。只有在语言层面真正“读懂”经典,我们才能避免“空洞化”的解读,才能真正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智慧与价值。

## 漫话葫芦

□ 蒲小茶

温,阳光穿过繁密的葫芦叶洒下点点光斑,搬个小凳子坐在葫芦架下,看着盈盈绿意隔绝尘世扰攘,正是“茶随香篆小帘栊”的意境。现学校早已不在,也物是人非,葫芦依稀在梦中。

葫芦是具有救生圈功能的。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中写道:“匏有苦叶,济有深涉。深则厉,浅则揭。”这首诗描绘的是秋日里一位女子在济水岸边,盼望着心上人过河与她相会;她坚信,他一定会背着葫芦渡水来找她。铁拐李的葫芦不仅仅能装酒装药,过海的时候还当船。战国时期,中河失船,一壶千金,学问篇中还记载了:“中河失船,一壶千金,贵贱无常”,北宋陆佃作诗时写道:“壶,瓢也。佩之可济涉,南人谓之腰壶。”在古代行船,船上要放一些葫芦,当不幸翻船了,葫芦能发挥类似救生圈的作用,宋代南方人称之为“腰壶”。

学术研究显示,葫芦与“伏羲”“女娲”传说存在关联,闻一多先生通过语音分析认为“伏羲”“女娲”或源于葫芦神话。除此之外,葫芦还是直通仙境的交通工具。《逸史》中记载了天上的仙女相中了洛阳的卢杞,于是派麻婆传递心意,并交给麻婆两粒葫芦籽。麻婆回去后,与卢杞“斋清七日,断地种药(即葫芦籽),才种已蔓生;未顷刻,二葫芦生

于蔓上,渐大如两斛瓮”,葫芦籽刚种下便生出藤蔓,顷刻间已经长成了能装两百多斤粮食的大葫芦,于是麻婆用刀割下两只葫芦并掏空,与卢杞各自钻入后,“风雷忽起,腾上碧霄,满耳只闻波涛之声……”长久,葫芦升空,遂见百阙楼台,皆以水晶为梁柱,被甲仗戈者数百人”,如此他们二人乘坐葫芦舟来到仙人的居所。

世上的事并不都是越热越好,很多时候,留一点寂寞和孤单往往更好。在天宝驻村,傍晚寂寥之时,整个院子只剩一人,就顺着路往下一个村庄家走。夜深了,再顺着路往回走,有路灯还好,没有路灯,就把手机拿出来借着微弱的光亮往回走。在路旁的葫芦架下,一个光头和藹的老人和我打招呼。很清楚地看到我,我还是吓了一跳,惊呼着“吓死我了。”他不紧不慢地应道:“好人遇见的都是神仙。”

常常思忖,难得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个好人,看来还是挺好的。做个好人,即便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物质的丰盈,但却能让大家的

生活更有舒适度,也更接近幸福安康。葫芦谐音“福禄”,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葫芦外形圆润流畅,象征“尚和合”“求大同”理念,其多子、多益等文化寓意被广泛用于喜庆场合。我们都愿意生活中“福禄寿喜”,那多吃葫芦,多吃葫芦,享受“福禄”的喜悦吧!



家住青山绿水边(中国画) 王晓琪 作